

□生活时空 金雪泉/文

“酱香”里的安昌老街

仲夏时节，走进绍兴市柯桥区的安昌老街，沿着曲折向前的河岸，踏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酱香味，放眼望去，映入眼帘的都是廊檐下悬挂着一串串酱货，它们几乎占据了沿街店铺摊位、饭店酒馆的显著位置。这种撩人味蕾的酱香味，就是最经典的安昌味道。

无论是站在桥上，还是走在长廊里，都能感受到安昌人对酱货的热爱，凡是能“酱”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，从瓜果蔬菜到河鱼禽肉，可以说一年四季，无所不“酱”。

春秋季节，将黄瓜、脆瓜、青瓜、萝卜、辣椒等洗净晾干后腌制，清水漂淡，用面酱拌和，层层叠叠置入泥坛内，再用黄泥封口酱腌月余，即可开坛食用。尤其是酱瓜，洗去酱泥，切成薄片，色泽红亮，肉质鲜嫩，咸中带甜，清

脆爽口，味道鲜美，是绍兴人吃水泡饭的最佳佐菜之一。

酷暑夏日，会选用黄豆、面粉、辣椒等原料经过浸泡、发酵、翻晒等工艺制作成口味绝佳的黄豆酱、甜面酱、辣椒酱等。

寒冬腊月，则是手工制作安昌酱香肠的最好时节，将肥瘦各半的猪肉切成细小块，拌上酱油后捣成肉酱，再灌入洗净的猪小肠内，用棉线将香肠分段包扎成串状相连，灌好的酱香肠挂在房前屋后，经过通风和晾干，待外表干燥、肉质紧实时便可食用或保存；酱鸭、酱鱼干、酱肉则是配以黄酒、酱油、食盐、花椒等佐料腌制而成。

来到安昌方知，与安昌“酱货”一样久负盛名的还有“仁昌酱油”。在安昌老街最东端的街河南岸，古色古香的白墙上写着“仁昌酱园”四个大字，指引着游客前往探寻“酱”迹。据

说，仁昌酱园始创于清光绪十八年(1892)，至今已有近130年历史。当时，置有近百只酱缸，专业生产红酱、酱油、酱菜、乳腐、酱瓜等产品，曾有“官酱乳坊”之称。如今，这个酱园仍坚持着纯手工酿造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传统晒制酱品的老工艺。

跨进酱园的大门，这里前店后场，分隔有序。前面是绍兴酱文化展示大厅和仁昌酱品超市，后面则是传统制酱露天晒场，2000多只“七石缸”露天整齐排列，神秘感弥漫了整个晒场。

在酱园露天晒场，绍兴人俗称的“七石缸”贮存着酱料，缸身上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“仁昌酱油”字样，每只酱缸朝天摆放，缸口上盖着用铁皮制成的大斗笠。有晒酱的工人正逐个进行检验，他说酿造酱油的主料是黄

豆、小麦和盐水，清明前后开始蒸料、发酵、摊晒，到伏天要晒酱熟化，在金秋才能压榨成油。到三伏天，每只酱缸会被掀开大斗笠，缸里的酱料须每天在太阳下暴晒，还要人工不断地翻缸、捣缸，以保证酱料的晒制均匀，到秋天开始压榨，就能酿出传统的酱香风味。

经过师傅180多天的手工晒酱，酿造出的酱膏油、太油、顶油、上油、市油，色泽红褐，酱香浓郁，液态醇厚，随后被销往全国各地，也为安昌人生活带来了酱香的味道。

有人说安昌腊肠的酱香口味与众不同，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用了地道甘醇的本地酱油。而笔者认为，许是绍兴传统技艺酿制的酱油，带着时间晒出的醇厚酱香已融入了腊肠的缘故，让人品尝出了浓浓老绍兴的味道。

不久前，我们一行人来到苍南县马站镇中魁村，考察顿丽桑枣园。桑枣园的男主人叫林言顿，女主人叫郑秋丽。顿丽桑枣园名称由夫妻俩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。

走进桑枣园，我们见到了正在劳作的夫妻俩。“我们是慕名而来，想了解你们是如何把桑枣果子采摘期延长到六月上旬的！其他桑枣园果实采摘期一般是一个月左右，你们的果园采摘期可以达到五个多月，有什么绝招？这个技术能不能向其他果农传授？”一听我们的来意，林言顿便向我们说起了桑树种植管理的许多技巧。从打树梢、摘秋叶、防病虫到除草、施肥、修枝；从大田露天栽培到大棚设施保温栽培；从如何防鸟儿偷吃到压枝条促早发等，林言顿事无巨细地向我们讲述了种植桑枣的一整套技术。特别是压枝条技术，林言顿说，压枝条是偶然所得的经验，效果特别好。那年，他家种植的一块桑树，与邻家种的西红柿田相邻，为了不让自家的桑树影响相邻的西红柿，他把一人多高的桑树枝条往自己田里压，谁知这一压，压出了新景象，凡是枝条压过的桑树枝条，提前生长了桑果，果实更好。于是第二年，他就拿其他桑树枝条做了压弯试验，果然有效。

林言顿不仅掌握了桑葚早发技术，还有延缓桑果生长的诀窍。“要把桑果采摘期从一个月延长到四至五个月，有很多技术措施，光讲是不够的，主要靠自己探索和实践。”林言顿笑着说。

“桑树全身都是宝，春天的嫩芽炒晒后可泡茶；桑叶可以养蚕，秋叶能降压、降脂；修剪下来的树枝可以培育种植香菇；桑果不但可以鲜食，还可以泡酒。”郑秋丽笑着说，他家生产的桑果个大、味甜，深受消费者青睐。

听完林言顿夫妻俩的介绍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，我们一行人都觉得不虚此行，也深深体会到农业科技的重要性，把农民实践中摸索的“土”技术，加以总结和推广，可让更多种植户受益。

寻访桑枣园

□大地风情 陈光元/文

□家园景观 戚思翠/文

听蝉鸣夏

当第一声蝉鸣从树上倾泻下来时，夏天便开始了。蝉是大自然的歌唱家，更是盛夏的信使。房前屋后，河岸路旁，杨树、桑树、桐树、桃树、梨树等枝干上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总能看到蝉轻盈的身影。

夏日，每当正午，或大雨刚歇，在树木葱郁之处，蝉儿们纷纷登枝竞鸣。起初三两声低吟，舒缓，婉约，深情。渐渐地，低吟变高亢，曲调变得欢快昂扬。一蝉鸣，群蝉和；一曲终，一曲起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它们宛若庞大的乐队，一齐拉起丝弦，乐声洪亮聒耳，日夜不息，乐此不疲。它们无需指挥，歌声却浑然一体，如行云流水，既浑厚又圆润，既激昂又柔和。

蝉，夏日之精灵。绿荫树下，蛰伏地下蝉蛹，历经数载孕育，破土而出，铆足劲儿吟唱，奏响生命之歌。蝉鸣，是夏日最豪放、最具特色的声音，是大自然中最唯美的天籁。自古至今，蝉在文人笔下，总是被赋予特殊的色彩。“一闻愁意结，再听乡心起。渭上新蝉声，先听浑相似。”白居易笔下的蝉是化不去的乡愁。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。”柳永笔下的蝉是伤感的化身。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在王籍笔下，蝉成了寂静的象征。诗人耳中，响彻于炎炎夏日的蝉鸣不是令人生厌的杂乱噪音，而是轻快婉转相映成韵，有着音乐节奏的天籁之音。听蝉鸣夏，神气为之清新，暑热随之消退。

“四年地下苦功，换来一月歌唱。”这便是对蝉生命的最好诠释。蝉，虽寿命短暂，但夏日号角一响，它们便意气风发，如生命的语言，不分昼夜，不知疲倦地鼓翼而歌，尽情地向着人们展示着生命的存在和意义。蝉的精神值得点赞！



学画农民画

宁文武 摄

□往事悠悠 宫风华/文

清凉夏夜

回想儿时家乡，村头横跨一座古朴的小木桥。每当夕阳西下时，夕照凝脂，牧笛轻飏，炊烟袅娜升腾，远处圩堤上水牛剪影，一种累积千百年的气息，扑入衣袂。

故园木桥上的夏夜是清凉的，怡情的，诗性的，乡愁四野弥漫，空旷无边。

晚霞褪尽，暮色像一张巨大的渔网，慢慢合拢。明月挂在枝丫间，月辉似汨汨细流，天地便如银如铂，朦胧而氤氲。萤火虫飞舞，虫唱蝉鸣，树木房屋融在轻纱般的雾霭中，空蒙而柔和。

乡亲们摺下饭碗，拽着小板凳，摇着破旧的蒲扇，三三两两聚到桥上纳凉。月光皎洁而清冽，祖父边编竹箩

边给我们讲民间故事，不失时机地对我们进行仁义道德、忠孝礼义的教育。我们支颐聆听，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葳蕤的枝叶间。流萤成群地在夜空中飞翔，仿佛一群小精灵打着灯笼穿游于树梢和草丛间，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天空点缀得分外瑰丽神奇。木桥两侧依次摆放着竹席、板凳、凉匾等。乡亲们赤着上身，谈论着庄稼的长势和收成。村妇们则絮絮叨叨地扯着家长里短，不时爆出阵阵笑声。

伫立桥上，极目远眺，月光下的河水银鳞闪闪，瑰丽莫名。河滩上长着修长的芦苇。苇丛里不时传来野鸭的扑翅声和惊飞的鸟鸣声。知

了以一种原始的激情，填补农事的间歇。农人从其旋律中，倾听到稻麦分蘖、孕穗和灌浆的声音。透过阵阵蝉声，我们摸索到的是充满魅力和张力的乡村风情，是沉甸甸的稻穗散发的淡淡幽香。凉风袭来，夹杂着清新湿润的水气和菖蒲水草的馨香，吹拂着人们的面颊、胸襟。

夜露悄悄地爬上了河岸边荒草的顶尖，好似一粒粒明珠，光彩熠熠。树上的蝉声和着蟋蟀的轻唱，交织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田园交响曲。我们喜欢在木桥上纳凉，在祖母轻轻摇晃的蒲扇下和祖父鲜嫩的民间故事里，度过一个个炎热而浪漫的夏夜。

□抒情天空 周家海/文

荷塘

蝉鸣悠悠，此消彼长
晶莹澄澈的露珠
滑掠过满塘的鲜艳

晨风浩荡，簇拥阳光
荷花轻揉惺忪睡眼
凝视那早起的青蛙

莲的心事，悄悄绽放
荷叶轻摇着翠盖
擎举起一池如梦的芳华

时光清浅，漫过初醒的荷塘
风起处，惊起阵阵涟漪
似幼荷舒展柔曼的身姿
恣意倾吐馨香的刹那

惟有蜻蜓，或静立
或绕荷塘，款款飞舞
用内心的波澜不惊
成就生命的葱茏和挺拔